



沙溪先生遺稿

附錄  
賜祭文  
行狀  
溢狀  
神道碑  
墓誌

墓表  
遊巖書院碑

共五

20  
2461  
5



235355



沙溪先生遺稿卷十一



附錄上

賜祭文

李明漢製

維崇禎四年歲次辛未九月壬申朔二十一日壬辰  
 國王遣臣禮曹正郎徐挺然賜祭于卒前  
 生之靈惟靈天資溫粹秉德謙冲飭躬以矩接物思  
 有家庭濡染師友切琢存養既久踐履斯篤  
 樂道之會以灌經籍剖析精微誘掖之聞且墜  
 緒問之興處鄙背自祛平七服學學之不足而  
 士士其力中遭溷濁家禍孔潛乃寧于荒亭  
 始不聞私與勸初年延訪擢掌風憲法在講

以矣...

長久閉忠訓一詞不言以哀予示褒嘉亦以八  
月重與終始匡補予過木石難渝自專素履白吉  
園聞引美奔問海滋慰予播遷暨二還鄉  
夫豈打向強所不欲卿辭亮進予愧言世道趨  
下風化日非朝無矜武士失依歸賢人去就實係與  
替駟路安車諭書相繼卿始何心果於忘世春和已  
過期以秋霽天不憖遺遽喪老碩邦國殄瘁儒林索  
三箴規無聞典則無容環顧朝野毗倚伊誰同時之  
幸不究厥施俯仰嗟悼比以在既茲令禮臣替奠洞  
酌靈其不昧庶幾來格

東宮致祭文

沈演製

維崇禎四年歲次辛未九月壬申朔初三日甲戌  
王世子遣臣兼侍講院弼善鄭弘溟致祭于卒前祭  
判金長生之靈粵在 先朝蓋多儒賢賁飾文明步  
武聯翩惟靈繼起為世所欽恂恂其質慥慥其心早  
科白酷耽道真鯉庭承訓詩禮飭身鱣堂講義切  
近思及夜研窮終夕孜孜不能不措自權力久回  
也其治亦早之魯筮仕于却歷試專城絃歌子序又  
出陽城遭時孔厄禍慘鴿原用晦而明亨於處  
心樂道心門雖日亡首窮經一味愈篤乾坤再闢髦

士彙征介車載三有賁其行鶴髮蒼顏趨朝翼翼烏  
臺白簡遇事諤諤迨台就學傳之德義愉色和心  
循善誘明說蘊奧發揮精微芳流曲達如客得馬  
皆是去茅塞乃通宸心載說寵遇斯隆爵以命  
德金玉其秩躋于亞卿稽古之力俄焉告老樂彼幽  
居歸來一室左右經書自公之去眷言興懷台常念  
公公豈忘台年齡雖邁充養有素庶幾百年以永終  
身誰謂未疾遽罹一朝惟公有子實我宮僚日者辭  
朝適告其歸台始有聞場焉憂之曾未幾日流計忽  
至一老不慙天何至此聞宸陛慟切台衷詎加

箴誨誰擊包蒙温温德音抑抑儀形永言懷想  
何忘瞻彼鷄龍寔公桑鄉湖山依舊哲人云亡斯文  
矣吾道非耶儒林慘沮國人咨嗟式遣宮官替薦  
菲薄靈其有知庶乎歆格

祭文

維崇禎四年歲次辛未九月壬申朔初三日甲戌門  
人嘉義大夫吏曹叅判兼五律都察府副提管姜碩  
期通訓大夫尚僕寺正知制教兼世子侍講完  
弼善鄭弘溟等謹以酒果之奠告訣于沙溪金先生  
之靈嗚呼哀哉先生在世國有望矣先生去世道即

喪矣士夫師承譬無相矣矧伊顓蒙安所放矣惟我  
先生早志于學敦行孝弟綽有餘力孺染家庭服事  
先覺專心經籍直闡路脉日如不及忘寢與食薰於  
取善說以時習幼儀入德自有階級循序而進戒在  
踰躡尋向實地體認脚踏禮說多門迭出旁羅世味  
準的人患講磨博聞審問未嘗自多毫分縷析考校  
無訛一室危坐四體端直敬以勝怠嚴整修飭聖謨  
耳訓諷誦晨夕樂於及人盡誠誘掖凡古箋註有醇  
有疵紬繹耐煩反復研思心存手記窮本達支白首  
無倦確然自持躬履已久真知日新動察靜存用功

則均發揮蘊奧提諭諄諄溫辭愉色四座生春人多  
虛往無不實歸薰德祛惑審其從違遭時溷濁淆亂  
是非辨別白黑揚摧顯微事在久遠因襲誑謬舉世  
盲聾莫或扶救常加惕慮決定去就愠于流俗任其  
訾詬中罹禍患屏縮田里處屯而亨素行其位乾坤  
再闢玉帛徵起受託 元良任專傳義當 筵開講  
輒進規箴誠無不動默契 天心時有變禮匪創斯  
今人各聚訟互軼交侵援證經史參以羣儒隆宗際  
私大防難踰陳章著論庸備鑑戒言不相孚動見咻  
恠 寵遇雖隆其奈衰退居閑憂國願言心痲志以

帥氣壽必稱德何知未疾遽至易箒全歸無憾晏然  
觀化世道愈下寢入長夜哀聞宸極慟迫朝野嗚  
呼先生冲和樂易實出天賦口無疾言色不形怒處  
心以寬應物有裕無智無愚咸圍大度小子見知學  
而不能燕居如齋動足蹈禮矜容情氣不設身體無  
愧屋漏儼對上帝秉德惟一終始不替小子見知學  
而不能與人交際惟主平坦傾倒枕肅絕去浮謾衆  
口含糊公心裁斷不大聲色人自敬憚小子見知學  
而不能小大親黨窮不自謀其來如歸各得庇庥一  
視無偏仁洽恩周費心百忍何貴前修小子見知學

而不能微言懿行日遠日忘真源一派漸就堙亡俗  
尚貿貿誰砭膏盲人才眇眇誰進狷狂菽粟芻豢誰  
知其味蠶絲牛毛誰會其趣哲人其萎邦國殄瘁同  
德失鄰異言日肆猶有攷据草藁盈篋嗣續是憑不  
墜家業大限雖窮終譽有斐滔滔浪死不朽能幾碩  
期等早登門牆誼同子姪曾未管窺卽是梁折冥行  
摘埴偃偃靡託德音已矣函丈猶昨誠深辭隘哀不  
能文長號告訣庶其有聞嗚呼哀哉尚饗

又

維崇禎四年歲次辛未十月辛丑朔十四日甲寅門

人宋浚吉李惟泰宋時烈等謹以酒果之奠告訣于  
先生之靈筵嗚呼先生道如地負德如春生將不可  
一二談也而年加於孔聖之十一又肯曰予有後昆  
則先生之於道與德壽與福無所憾矣而將有太史  
氏狀焉小子何述惟小子等早失所怙幸得依歸瞻  
其容而悅良王之溫潤卽其座而樂春風之和暢問  
業則居敬而致知也請益則修己而治人也論太極  
則是朱而非陸辨理氣則捨陶而取栗講宗禮之大  
經而主洙泗之微旨參河南之的論毫分縷析誘掖  
諄至春山朝榮秋堂夜靜嬉游林泉而發舒寬廣從

容答問而誨諭丁寧悠然有舞雩之樂泰乎有興國  
之趣不知日之將夕夜之將闌則世趣雖異俗謗雖  
騰而知依得所莫顧其他譬如幼穉之兒入父母懷  
而不怖其狂雷猛虎之患矣今焉已矣尚復何歸嗚  
呼痛哉小子等稟質庸愚受才凡陋生於僻鄉而無  
善俗長志科名而墜世白滅裂伎倆少無可稱而猥  
蒙獎許謂可以教息愛之薦蓋出於尋常之萬萬矣  
蔬食菜羹必分於前起居寢息必命於側戒浚吉以  
早世路者慮其妨學業也教惟泰時烈以做時文者  
知其有老母也其來也喜其至其退也悵其去拜違

之際必問其復來之日寄書之時必道其相思之意  
非曰能之而偶有一得則喜見於色無吾以也而各  
言其志則必悅於言嗚呼先生之期望於小子小子  
之仰成於先生夫豈偶爾而每幸其春秋已高氣貌  
彌盛庶幾百年永保此樂孰知先生教我不卒而棄  
後學如遺耶嗚呼痛哉往在孟秋之初寄書於浚言  
時烈曰兩公同處必有相益吾得浮病氣吸過促云  
而猶喜其筆力無減辭語不錯無妄之疾必底於勿  
藥之喜未足深念而豈意舊病未痊新蟥交添一紙  
遺墨終作永訣之筆耶嗟乎逍遙之歌已動於寄書

之日而省問後人未與於執燭之列易簣之際始及  
於門而又未能卽趨以入奉訣顏面惟泰之來又後  
於二子則殮飾已設儀容已掩平生至痛沒齒何洩  
尤有所痛恨於心者先生嘗語於小子曰吾欲有事  
焉時晦之釋疑多謬寒岡之禮說有關你三人合處  
而會則可與證其謬而補其闕焉小子等敬諾而退  
厥後或有疾病或汨世累終未仰副盛旨早知如此  
何敢一日捨函丈而之他以孤辱教之意而永結終  
天之恨耶言念至此肝蝕而腸摧嗚呼痛哉泰山頽  
矣吾徒安放嘉言懿行日遠日忘而唯功利之誘鄙



沙溪先生遺稿附錄一  
七  
俚之說喧囂於左右則寧保其初心之不變而不負其教育之恩耶而况疾病侵尋舊習猶纏歲月難住歧路易差而平生所受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則中宵撫躬雖欲不悲得乎昔日先生之憂我三人者實惟其不克有終而今日小子之自悲其身者亦惟其罔有歸宿近將謀卜一丘擬結三廬相觀相益一遵先生之毅律而鯉聞詩禮嗣續德音門牆不空典刑猶存則請以所事先生者事之而先生之證訂遺稿成帙盈篋欲就有道而正焉其將捨此而何之繼此以往小子之迹不絕於君子之庭而或免爲小人

之歸矣伏願先生之靈永垂憐於長夜擿埴之人而或有所保佑於冥冥之中也嗚呼痛哉小子事先生于今有年矣既不能致養無方又不能服勤至死而三年筭室且乖夙心噫先生視小子猶子而小子不得視先生猶父也他年地下無面奉對嗚呼已矣夫復何言儀形永隔卒業無期風霆之變日月之光三千曲禮三百經禮萬變之酬酢一貫之精微義理無窮而墜緒茫茫浩浩真源何處尋求永言思之慟懷如焚凡今之人莫知我悲嗚呼痛哉尚饗

改葬時祭文

維崇禎十四年歲次辛巳正月丁丑朔初七日癸未  
門人通訓大夫前行旌善郡守金灝將仕郎前 濬  
源殿叅奉李恒吉等敢以酒果脯醢敬祭于沙溪金  
先生嗚呼先生道德崇深教化無窮矧余小子等及  
門親炙受恩罔極者其於梁木之慟羹牆之慕曷敢  
以歲月之久而暫弛哉顧自先生之歿倏焉十有餘  
年矣遺風雖在士學靡宗其不以不善之行得罪於  
鄉里者或寡矣况望其奉承緒餘篤志力行以不負  
先生教育之恩哉今茲遷奉再覲靈柩玉色金聲恍  
如重承旋將永閟攀慟莫及嗚呼亂離瘼矣世道漓

矣朝聞夕死知有何人伏惟先生尚有以哀憐而默  
佑之也嗚呼哀哉尚饗

老先生遷葬也余侍文敬先生在高井前一日連  
鄉諸老將同薦奠酌肴羞已陳余曰不可無文諸  
老曰倉卒難具盍與公聯名而略述數行耶余曰  
余方欲別薦微誠屬稿將半承命難矣諸老強之  
不已遂捨之而別爲立草則諸老曰可矣遂用之  
其半稿則銜袖而歸今失其所在茲因疇孫聞瑞  
石諸公有所云云追記其文耄荒之餘又失其半  
悲感益深矣當時春兄病不能會旣歸則笑而迎

謂曰此間少輩錄來連鄉祭文大加貶駁余笑謂  
曰毋為輕議也因記頃年幼輝氏倡為兩賢從祀  
疏也得谿谷文示余余不知而議論妄到則幼輝  
氏微笑而去至今思之愧汗沾衣也當時幼輝氏  
之笑余必如余之笑少輩也余曰余文何敢擬谿  
谷也至今五十年而余獨留在此世終蔑有聞孤  
負老先生教育之恩常切悲懼而春兄與諸老亦  
不可見矣略記顛末以示疇孫使及於瑞石諸公  
云時崇禎丙寅陽月華陽老夫書鄉老文末端云  
其時以李處  
誣告禍及門下而不忍斥言故有若泛  
論者然矣同春謂此事沒痕迹亦善矣

周孔之統晦翁繼開麗有圃老其書東來石潭之  
學一主於斯惟我先生早自得師缺樸實用功終  
至明通至于晚年道全德隆論其氣象渾厚深崇  
或謂春和或謂嚴厲仁智異見皆是測蠡缺嗚呼  
千載道喪理晦晦翁之功萬世永賴其功維何發  
揮經旨唯於禮經未盡梳洗付托後人極其諄諄  
先生於此如受面命用志不分朝講暮訂缺勉齋  
續編當與揖讓缺惟余小子稟質偏駁天誘迷衷  
改轍登爻缺○右半稿

又

維崇禎十四年歲次辛巳正月初九日乙酉即沙溪先生遷奉之期也表姪宋浚吉方抱痼病不得往赴前一日敬遣子光棻以清醕庶肴奠于靈筵文以告之曰嗚呼哀哉先生之歿距今十年餘矣音容日遠影響無憑微言莫闡墜緒難尋真所謂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壞者矣追惟謦欬至痛猶新嗚呼哀哉龍虎既亡世道嬗變千怪百鬼無所不有孰有維持倫紀嚴設堤坊以扶斯世而濟斯民孰有孤雛獨倡身任繼開以衛斯道而淑斯人斯不惟數三小子區區私痛已也環東土一域不外於先生之道者所以

追思永慕既沒世而愈不能忘此固人心所同又安可誣也嗚呼哀哉小子顓蒙早游函丈所以獎勵教育蓋不翅如天地父母庶幾奉以周旋無忝我所生無負我師門此情炯炯可質神鬼顧此昏弱之質元非受采之資一失依歸有退無進人鬼一關依然打不透重以痼疾纏髓今又十數年矣沉綿漸甚無復有奮迅勇往之望新知不繼舊學俱荒而歲月侵尋顛毛已種種矣何昔日辛勤撫育欲其成就之萬方而今直爲此昏昧摧剝兀然一病人也自悼志學無誠天不助佑撫念身世既悲且慚他年地下更有何

顏築室三年既孤於前臨穴一訣更負於今茫茫宇宙此情何極伏惟恩靈如在尚賜歆格

遜巖書院奉安祭文

門人鄭弘溟製

嗚呼惟我先生天賦粹美發軔正路遺落俗累善取於人學以為己轉心求道發於寤寐沉潛經籍揚於微輿研究禮家剖析毫縷辨別醇疵叅證今古飭躬修業動循規矩真知實踐日新富有任重致遠期以悠久自習幼儀輒到白首純誠無間確然自守遭逢溷濁跡與世左素位而安不易吾介一室圖書聖賢在座樂於及人揚善裁過雍容函丈薰德飲和懶者

有立病若獲差譬諸金玉日加礱磨優游卒歲遑恤其他 朝廷再肅玉帛交辟一入脩門庸答殊渥佳時責難言則古昔愠于多口爰反初服君民一念息靡懈桑榆已迫去就存戒杜門頤養德隨年邁何知一夕絳帳晦彩朝野相吊龜亡鳳去士林牢落誰放誰與猶有流風曷泯終譽瞻茲溪曲杖屨之所雲林如昨沙水帶愴俛仰觀感左右響像載營祠廟以寓尊尚春秋香火競爽在上冲和之氣堅重之質有儼其容有邃其識今其已矣常在心目嗟我同志均蒙教迪奉持周旋寧敢失墜庶俾徽懿不昧千禩鳴

呼哀哉尚饗

釋采祝文

躬行純熟蔚然成德紹述前脩啓迪來學典刑未渝  
尊尚彌篤籩豆有楚庶其昭假

沙溪先生遺稿卷十一

附錄上

沙溪先生遺稿卷十二

附錄中

行狀

本貫全羅道光州平章洞

高祖諱克忸司諫院大司諫 贈禮曹叅判

光原君妣咸陽朴氏 贈貞夫人妣宜寧

南氏貞夫人

曾祖諱宗胤珍山郡守 贈兵曹叅議妣靈

山辛氏 贈淑夫人

祖諱鎬知禮縣監 贈議政府左贊成妣全

義李氏 贈貞敬夫人

考諱繼輝司憲府大司憲

贈吏曹判書妣

平山申氏

贈貞夫人

先生諱長生字希元其先蓋出新羅有王子興光知國將亂遁于光爲氓庶子孫因籍焉至麗代益彰大八世相繼爲平章事洞號平章者自金氏始也入我朝世有顯人左議政諱國光再叅勲盟封府院君是光原公之考也大憲公字重晦號黃岡聰明穎秀淹貫經史蔚爲成材一時名賢朴思庵淳奇高峯大升皆推重焉栗谷李先生珥常以公輔稱之不幸早卒未及施用朝野嗟惜貞夫人叅贊夷簡公瑛之女麗

朝太師壯節公崇謙之後也先生以嘉靖戊申七月八日申時生于漢陽貞陵洞第自幼莊重不妄言笑不戲狎識者知其爲德器也年十一申夫人捐背大憲公迸逐于外贊成公撫養之憐其穉弱常寘膝下不許就傅稍長能自奮發勵志聖賢之學其於世俗趨好一切不屑也初從宋龜峯翼弼受四子近思錄等書專心探究不懈益勤自是學日益進大憲公喜曰吾兒已如此吾無憂矣及長師事栗谷先生備聞聖學之奧潛心力行自任甚重李先生期許特深乙亥大憲公出按關西關西素稱繁華遊客日以聲色

沙澤先生遺稿附錄  
為娛先生每省覲之暇整頓自持於衆所好漠然不以經意一時稱頌皆以為不可及萬曆戊寅 朝廷搜訪遺逸以沉潛聖經篤信古訓薦授 昌陵叅奉辛巳大憲公朝 京師先生隨行吏曹以祀官不可久曠授敦寧叅奉是行往返萬餘里所以服勤扶養誠孝懇至至如飯匙亦皆從傍默數以知安否之候壬午又以才行卓異有陞叙之命是歲大憲公捐館廬墓盡制喪除拜 順陵叅奉辭蒞已而用前命陞平市署奉事尋去職累拜活人司圃二署別提司饗院奉事皆以病辭戊子拜童蒙教官庚寅例陞

通禮院引儀辛卯出監定山縣蘇殘補弊一以忠恕為政壬辰倭奴入寇戎事旁午民伍凋弊先生策應撫綏各得便宜士夫家避亂而至者亦盡心周恤以故吏民安之而羈旅者忘其流徙焉方伯以悃幅無華為政不煩褒 啓之丙申秩滿解歸連山庄舍旋拜戶曹正郎時天兵南下先生調度糧餉于湖南竣事復 命未幾以事免寓居于海西黃鳳之間時新經大亂士學廢弛先生日與門人子弟講誦刮磨窮晝夜不倦尋復叙拜丹陽郡守戊戌夏拜軍資監僉正戶曹正郎皆不就秋拜南陽府使言者以驟陞論



遼己亥春除楊根郡守翊衛司翊衛並辭遼俄而復  
拜軍資監僉正以屢辭 恩命爲未安出謝秋爲安  
城郡守畿輔去亂未久遺氓凋瘁先生盡心撫摩不  
數年樂復其舊辛丑 朝廷設局校正周易口訣先  
生持被 召以宗親府典簿兼局事病未供職壬寅  
春賊臣仁弘用事大設機阱以錮士類先生不樂於  
京師遂歸鄉廬癸卯夏除益山郡守乙巳冬罷歸光  
海已酉拜翊衛司翊衛不就尋拜淮陽府使已而授  
授鐵原癸丑李爾瞻希光海意謀殺永昌大君璣以  
及 母后會無賴子朴應犀等殺掠行商事發被逮

爾瞻誘賈應犀等使援永昌構成大獄時先生庶弟  
慶孫平孫等並被鈎引拷死俄僂屍論以逆律蓋爾  
瞻輩欲以延及先生也先生闔門當坐親舊震慄或  
謀所以紓禍者先生夷然不以爲意但曰死生命也  
豈容人力於其間哉會有司言法不當坐又因大臣  
議事遂已當慶孫之被告也光海問應犀曰金某亦  
與知乎應犀曰某是賢者某等有謀猶恐其聞知也  
及鄭浹誣服問對亦如之自是屏居田廬杜門不通  
外人唯左右經書潛玩以自適天啓癸亥 仁祖大  
王反正卽下教曰金某自予初潛熟聞其名遂以司

憲府掌令徵先生上疏辭以老病因以書勸勵勲宰  
略曰不料擎天浴日之功遽出於諸公之手正彛倫  
於既隆扶國步於將亡此誠不世之義舉也第念作  
始非難有終惟難若不能善後人心缺望則議者必  
曰當初義舉非為 宗社為富貴功名而已則豈不  
大可懼哉書曰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愚甚為諸公  
憂之人主初服惟在輔導之如何我 新宁春秋鼎  
盛至質幼彰此正命哲命吉凶之幾也宜以格言至  
論日陳於前涵養薰陶成就聖德期致之於三代之  
上然後一世之能事畢矣又曰今日生民如解倒懸

飢渴之甚易為飲食孟子所謂事半功倍者此其時  
也若復因循架漏不汲汲於拯濟則其何以大慰顯  
望哉亂後病民之政科外之斂盡皆蠲免改正貢案  
量入為出杜塞防納永絕施奪如此等事當如救焚  
拯溺不可緩也又曰賊臣當國其徒寔繁幽廢 母  
后戮滅天常罪實滔天然按獄之體不可無差等之  
別五刑五流輕重殊科持衡審權務得其中母或乘  
快致有濫觴之失可也或以五王之遺禍為戒此非  
君子之言也王者用法惟視情罪之如何寧容私意  
哉又曰為今之計莫如絕偏係開公道無論彼此而

惟賢是用校量短長而惟器是適百寮寅協期見至治不亦羨哉又曰曩日之貪饕征利可言者非一而惟是銓選科舉刑獄之類率皆賄成朝廷之濁亂生民之困悴職由於此正始之初宜以清化源革痼弊之說日啓迪於 聖聰諸公亦宜清慎自律激勵朝著毋踵靖國三大將之所為則公私幸甚諸公得書歎服遂達 睿覽 上亟稱善以為至論疏 批有曰速為上來以副予飢渴之望先生入京又上章辭職 不許 上將親祭于 私廟廷臣議祝辭禮曹判書李公廷龜副提學鄭公經世與諸大臣皆以為

上以親孫繼 宣廟之統與旁支為人後者不同既  
不考 宣廟則於私親無二考之嫌當稱考自稱子  
先生以為不可上疏曰帝王之統雖兄之繼弟叔父  
之繼姪皆有父子之道焉春秋曰躋僖公夫子之微  
意可見矣四傳之意皆以僖公父視閔公是蓋以相  
繼為後為父子也漢宣帝以其所生父尊為皇考范  
氏曰宣帝於昭帝為孫則稱其父為皇考可也而議  
者終不以為是者以其小宗合大宗之統也程子亦  
曰亂倫失禮固已甚矣宣帝以孫行入繼大統為昭  
帝之後則不可以私親上繼於祖明矣今 聖上繼

承 宣祖之統而又以私親上繼 祖廟則正所謂  
以小宗合大宗亂倫失禮者也且既稱之爲考必爲  
三年喪豈有入承大統而爲私親三年之理乎議者  
謂宣帝於史皇孫稱考而又加皇字名位太隆故程  
子謂之亂倫失禮非以考字爲非也夫皇字乃大字  
顯字之義卽虛字也程子之意只爲私親不可加考  
字故立言如是也議者又以考位之闕爲辭然帝王  
之家只以承統爲主雖叔繼姪兄繼弟亦有父子之  
道焉豈可謂考位之闕也議者不能精察轉輾謬誤  
臣竊惑焉今當依程子說稱叔父稱姪名義有明據

似無疑矣後日入侍 上曰自在間邸聞學業高明  
宿德純茂常願一見上來後因有祀事未果卽見殊  
非當初至誠企待之意今乃相見何幸何幸慰諭甚  
備先生拜謝仍 啓曰 私廟稱號非臣所敢輕議  
而身居憲職不敢不論今幸得近 耿光而精神衰  
落言語拙訥敷奏之際恐不能詳盡所懷敢具小劄  
以進矣仍出懷中以達略曰帝王爲治之要莫先於  
學問學問之道無他討論聖賢之言求其義理之精  
必須體之於身驗之於事無事則此心渾然惺惺不  
昧澹若止水及其念慮之發察其公私義利之分克

私猶恐不猛擴善猶恐不廣則日用云為之間自得  
天理之正此堯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  
禮子思所謂戒懼謹獨孟子所謂收放心擴四端者  
也千古聖賢相傳旨訣不越乎此况人君一念之間  
國家之治亂興衰係焉可不懼哉 上嘉納之仍曰  
前者疏辭甚好而朝議已定故不能從甚用未安尋  
適為司宰監僉正六月因 筵臣建請特設成均司  
業以處之使訓迪多士且 命輔養 元子先生懇  
辭不獲其時師傅諸公皆極一時之選而先生以老  
成宿望每於胄筵文義之外隨事規勸 元子甚敬

重焉未幾入侍 經筵力陳老病不能從仕之意且  
曰非常之任必待非常之人臣則決非其人矣 上  
曰師儒之職必須長者然後多士可以觀感近來士  
習異前故以此相煩耳八月復於 經筵啓曰臣年  
老病聾不能決退常自媿恥請乞骸歸死鄉里 上  
慰留之未幾請歸掃先塋 上曰勿為久留好為往  
還特於 闕內宣醞慰遣之仍令本道備給祭需  
元子亦面語丁寧曰願勿久留先生既歸省墓即拜  
疏陳謝兼以沿路凶歉之狀及民間疾癘條列以聞  
上又優納焉仍 下教曰斯速上來以副予望先生

雖感激 恩眷而衰老之年不可僕僕於道路爲也  
遂上章辭仍寓箴規曰臣聞張子曰以己心爲嚴師  
司馬公曰吾平生所爲未有不可對人言者伏願  
聖上留神於此一政事一號令之間皆稟於天君精  
察其是非而行之至於乙丙幽獨之地如承大祭無  
愧屋漏則 聖學所就其可量乎 上嘉歎焉甲子  
二月李适反 大駕南遷先生迎拜於公州賊平還  
都 上教曰從此入京教導元子可乎先生不敢辭  
入城拜尚衣院正司憲府執義三辭不許因請暇還  
鄉六月上萬言疏罄陳所懷略曰臣受 恩深厚絲

毫無補身處田廬徒切報效之誠謹條十三事以替  
前席之對曰立大本恢舊業尊洪範講小學盡聖孝  
敬祀典親九族體羣臣親聽政革民弊罷大同修軍  
政嚴禁衛也 上答曰觀此條陳實是修身救弊之  
策敢不服膺而力行哉九月特陞工曹叅議時憲府  
囚治內奴之豪橫者事涉 慈殿 上下嚴旨峻責  
憲府政院封還 上益怒推責政院先生上疏辭職  
仍及其事曰廢朝之失人心不可勝記而內奴之弊  
居多其時法官豈聞有推治之舉也今上有 聖明  
故下能執法 殿下反加峻責此固出於承順 慈

旨然政院憲府亦不可推詰也政院若但奉行而無所覆逆則一司謁足矣何必政院爲哉臺諫若徒含默而無所糾正則一仗馬也將焉用臺諫哉此雖小失尋其病根則專出於私意若以小事而忽之則終必生於心發於政害於事矣伏願精察病根之所在如有毫髮之未克必痛懲而遏絕之不使其滋長焉上優答焉懇召不已十月乃赴謝 筵臣言金某以耆耆之人既已上來宜令出入 經幄且使輔導元子補益必多 上曰今既陞秩可別立稱號使教元子予亦欲時時接見遂改號爲講學官乙丑正月

冊元子爲 世子先生特陞嘉善蓋錄導誨之勤也拜同知中樞府事乞暇還鄉臨行拜疏略曰臣一離京輦永隔 天表伏願 殿下益懋聖學益進聖德以正大存心而絕偏係之私以明斷制事而戒優游之失任人惟觀實地而無眩於虛僞接下務盡誠心而勿事乎表襮母厭逆耳之言母輕守道之士採納務博財擇務精母主先入以格羣議母拘常規以失事機奮發大志克臻至理則臣雖枯死草莽更無遺恨矣 上嘉賞仍曰予心缺然勿思永歸拜掃墳塋趣卽上來先生既歸屢陳疏乞適丙寅春 上遭啓

運宮之喪先生赴闕進慰留旬日請告徑歸政院

啓曰金某將下去當今宿德無出其右雖在山林固當招致而今者既來遽還聖上貪賢好德之誠似不當任其去留不知其亡也上命留行而先生已去矣上疏辭謝且曰勉抑至情俯就中制頻接臣僚講究變禮臣亦欲有所論列而當初疏章略有所陳不敢更瀆於哀疚之中時私親服制或云當三年或云當齊衰杖期或云當不杖期論議紛然終歸於杖期先生以爲非是故疏中及之先是寧越郡守朴知識上疏請立私親爲禰廟喪三年百官從服

其徒李義吉相繼投疏力主追崇之論先生以爲此古今變禮一或差失悔不可追遂參互經傳考據今古爲書以與朝中知舊略曰朴疏引儀禮爲今日之證按儀禮及圖式之意正統繼體之子早卒或廢疾不立其子或繼祖或繼曾祖爲其父若祖當斬也故鄭曰宜嗣位疏又曰祖與父合立廢疾不得立已當立受國於曾祖者夫傍支入承與正統繼體有異今大院君不可謂空嗣位合立而一主上亦與當立受國於曾祖者不同也今引而證之殊失經旨矣朴疏曰子不可以父之貴賤擇而取舍之也夫以傍支入



承大統者事體至嚴自不得顧私親非所謂取舍之也朴疏又證以天子建國諸侯奪宗之說夫奪宗云者如漢之蕭曹如為諸侯則雖支子當奪長子之宗移之於已立廟於所封之國也故漢人謂奪宗者父為士庶子為諸侯奪宗嫡主祭祀也此豈人君為私親立廟之意也設若 宣廟在世冊 主上為世孫則為 宣廟之後乎為 大院君之後乎朴疏又引衛輒禰祖之說夫孔子之罪輒實罪其不父其父也非槩以禰祖為非也湯之孫太甲平王之孫桓王皆繼祖而立未聞追崇其父漢宣昭帝之從孫亦不以

史皇孫入廟只稱皇考而程子范氏胡氏猶以違禮亂倫斥之朱子載之綱目若如朴疏則漢宣之禰昭亦如衛輒而程朱之論亦為誤耶晉簡文以從祖繼從孫齊鬱林王魏文成帝以孫繼祖雖追尊其父亦不入廟唐宣宗以叔繼姪 皇明建文帝以嫡孫繼太祖追尊父懿文太子入廟揆以儀禮嫡孫為其祖與父斬之說猶有可據也自商周以下以孫繼祖者多至有以祖繼孫以叔繼姪昭穆倒置而只以承統為序者帝王與士庶不同故也父子之倫雖重入繼之義至嚴出為人後與入承大統其事雖殊不得顧

私親一也愚意當以禮家出後入承者爲本生父母  
期爲據也完城君崔鳴吉以書抵先生累萬言大意  
以爲今 上與爲人後有異當爲本親三年先生報  
曰鄭李兩公但主稱考之議而猶斥三年之說是猶  
失於初而得於後也今公則爲一層之說必欲爲三  
年無乃自信之過而誣古今之正議乎令劄曰鄭經  
世極言稱考之爲是爲人後而稱考於本親見於何  
經稱考而降三年之服亦見於何經也前日之稱考  
是則今日之降服非也今日之降服是則前日之稱  
考非也二者必有一失云云此言良是然以此責李

鄭兩公則可移以詰僕則豈非不思之甚乎帝王之  
以叔與祖繼姪孫者甚多若如今意則稱所繼之君  
當曰皇從孫皇姪而自稱當曰孝祖父孝叔父耶鄙  
意則以爲當依通典自稱曰嗣皇某於先君亦當別  
有稱號而未有儒先定論不敢創說也禮官所謂有  
父子之義而無父子之名者正是也至如趙相禹疏  
則雖本於胡氏亦非穩當何者以祖與叔之尊稱子  
於姪孫之行恐無此理也儀禮嫡孫繼祖若曾祖而  
爲其祖與父服斬者祖與父宜嗣位而已當立故也  
然則衆孫之繼統者不得爲私親服斬明矣議者知

沙溪先生遺稿卷中  
三  
衆孫之不可服斬則乃曰 主上與循序繼立之君  
無異是亦嫡孫也豈不異哉令意必欲自 上爲三  
年且爲喪主主朝夕饋奠而以衛君吊季氏魯君爲  
主爲證昔者魯有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吊哀公辭不  
得命公爲主蓋桓子不可與衛君爲賓主故哀公爲  
主非主桓子之喪也乃爲衛君而爲主也其可以此  
而傳會於今日乎今割所謂親祭祝號之難鄙意亦  
然蓋綾原旣稱孝子 殿下又爲稱子則名分果爲  
紊亂矣其曰不爲稱考則事事皆順旣已稱考則節  
節難使者誠是也朴疏曰臨海無子光海罪廢 大

院君爲第三子則 主上當爲嫡統惜乎駟不及舌  
也諸王子中義安爲長信城次之 大院君居第五  
而義安以綾原爲後則所謂 主上嫡統者其果然  
乎 主上以支孫承 母后之命入繼大統名義極  
正何爲是牽合苟且之論以厚誣天下後世乎又其  
言曰 大院君在世則 主上必當讓位今不可以  
幽明有間也夫孔子之不得位天也後世雖極尊敬  
不敢加以堯舜之位則分定故也周公以大聖居攝  
政之位而聖人以魯用天子禮樂爲僭何也惟名與  
位不可假爲也李義吉之疏言 大院君在則當爲

讓位死生不容有異 宗廟享之有何疑焉此則顯  
為追崇入廟之論夫追崇私親後世之事也公私得  
失豈足多辨丙寅秋延平府院君李貴歷訪先生因  
及私親典禮論辨甚多及其還 朝上劄謬稱先生  
亦改舊見引先生假設之辭以證其說先生上章辨  
之曰臣與李貴所見本不相符貴頃日訪臣臣略有  
所論貴不肯諦聽今見其劄辭則於臣之說截去首  
尾只存中間一句與已相近者以為已援誠為可笑  
臣於此事不能猝改舊見非敢昏耗前後異辭也丁  
卯春西虜入寇 上幸江都 世子分朝南下有

旨以先生為兩湖號召使先生承 命即出近境召  
募兵糧湊給 行朝身詣分朝面對蓋將以維繫人  
心控制三南一夕有訛言賊已渡臨津分朝諸宰蒼  
黃欲奉 世子移駐嶺海之陬人心波蕩顯有瓦解  
之勢先生力言其非詐又請謁備陳利害 世子首  
肯曰吾意亦然俄而訛言亦自定三月與門人詣江  
都時和約已成賊將退矣 上即引見慰諭曰卿以  
老病盡誠國事予甚嘉悅先生因請賊勢稍緩願解  
職名以歸 上曰賊兵尚在境上不妨仍帶其職脫  
又有急須終始盡心焉先生曰今日講和固出於不

得已然斥和之議不可不優獎 上曰卿言固是然或以不近之說加之此甚非矣先生曰言者雖過誠不可摧折今者以言獲譴者相繼後日誰敢盡言乎還鄉卽區處兵糧解職閑居崇禎戊辰秋拜刑曹叅判再辭不赴己巳夏 上謂廷臣曰金某以宿德之人不肯來京來亦卽歸此予誠意淺薄禮遇踈略之致何以則可致都下而使久留也右相李廷龜曰金某生長輦轂下非遯世之士年紀雖高自 上盡其誠禮而不以常規則可致也 上卽下溫旨又命駕轎以來先生陳疏固辭 上手批曰卿國之大老德

行超倫今若來在京中非但爲士夫矜式必有啓沃之益故予方側席以待 召命稠疊 辭旨益懇先生自念年迫桑榆精力已耗不可貪戀 恩眷全沒去就也連章累牘竟得辭免庚午以優老典陞嘉義辛未五月忽有微恙家人請謝客靜養先生不聽日與門人講論不輟起居興寢無異平日至八月疾頓革初三日甲辰酉時易簀于正寢嗚呼痛哉時中子判書公侍側與門人一用先生平日所定喪禮蓋以家禮爲主而叅用儀禮也季子叅判公係官于朝聞疾病亟馳歸未及見殯後方至訃聞 上震悼遣禮

官 賜祭吊孤致賻有加 世子輟講行素謂官僚  
曰昔我蒙學扞格特甚實賴金公有所啓發其恩何  
可忘也亦遣官官致祭於是士相吊於野搢紳相吊  
於朝門人依黃勉齋服晦庵儀白布巾加絰素帶以  
喪之既而筵臣 啓曰金某宿德有功斯文宜加追  
典且助襄葬 上命本道護喪營墓是年十月十九  
日葬于鎮岑縣城址里丙子用議者特 贈資憲大  
夫吏曹判書既而以宅兆不利辛巳正月初九日移  
窆于連山縣高井山牛頭里先祖妣許氏兆後坤坐  
之原西北去大憲公墓僅一里碑誌墓表具焉先生

天賦敦厚氣貌和粹謙冲樂易之資方正確實之操  
自然近道早承家訓已知向學及從事師友之間慨  
然有求道之志遂專意於性理之學其所以爲學者  
必以讀書窮理爲先反躬力行爲主故其讀書也必  
整勑衣冠端拱危坐專心致志終日沉潛字求其訓  
句探其義少有疑晦則仰思俯讀必得通貫而後已  
窮晝夜忘寢食必以默識心融精思實得爲務如是  
者自初至終常如一日焉最以小學爲學者之基本  
尊信服行以爲終身準則每夜必誦庸學心經近思  
錄等書循環純熟如誦己言故先生始自以爲質魯

而難成及其用力之久通透融釋看書析理迎刃而解無有窒礙處矣其躬行也必以居敬為主常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湛一虛靜外物不能侵亂至於衆人率多擾攘動時多而靜時少必須敬以直之然後爲學始有湊泊處耳故雖在紛華波動之時幽獨得肆之中必肅然不亂炯然不昧是故操存日固涵養日熟大本既立而萬事萬物各有條理而不紊矣故其見於日用者步履安詳不失尺度居處恭謹無少放過莊重徐遲嚴毅宏深儼然人望而畏之及乎接其顏貌聽其辭氣則有自然之和氣薰襲於人故

無貴賤無少長無不慕悅而化服焉其居於家則每日蚤起盥櫛束帶展謁家廟退處書室靜對几案絕不以事物經心閨庭之間斬然有序親在左右就養必極其方撫恤卑幼慈愛周洽死喪之威情文備至祭祀之禮誠敬兩盡己已贊成夫人之喪先生方在海西忽覺悲情內集涕淚不禁不數日計至壬辰長子槃在他所遇賊被害先生輒覺終日悲楚此皆誠意純篤而然矣事諸父如事所生友愛弟妹至老彌篤財物自占其薄惡悉以饒厚與之慶孫等死非命追念如一日痛悼之意不覺其發於聲音傍人爲之

感動蓋其薦恩義正倫理者可謂盡善而盡美矣其見於仕進者則官守不擇大小盡心奉職而中年多滯州縣其愛人利物之意出於至誠癸亥以後立朝亦無多日終不能展盡所蘊然知無不言言必中理隨事匡救補益弘多其愛君憂國之誠不以退處而有間也至論治道則必以明天理以行王道正人心以矯偷俗振紀綱革弊瘼為先務本末備具可舉而行非但空言而已也其於師友之間恩義兼至宋龜峯闔門遭禍窮無所歸先生盡心周旋奉養家中以終其世 仁祖卽位先生率同門上疏訟寃待其遺

孤無異同氣鄭松江澈為挾憾者所搆目為姦魁因作陷人之一大阱平日相識亦或乘時下石以傳時論朝著諱言其姓名者三十餘年矣先生慕其忠直常辨明其心跡雖訾謗至不顧也癸亥登對歷陳誣罔之狀請復官爵事栗谷先生一如事親甲申栗谷歿先生方在憂服中為制師服遠赴臨之朔望服其服而哭之忌日齋素終身不廢於龜峯亦然自是師友之義復明於世也其接引後進則雖幼賤者必開心見誠反覆誘掖諄諄不倦讀書必使辨明句讀玩索義理以俟其自得而體之於身心驗之於事為



大要必立志為先躬行為實隨其材品多方開導見其為己務實則心悅而色喜若已有之或涉於浮泛則丁寧戒之其授書次第則始以小學家禮次以心經近思以培其本根以開其門路然後及於四子五經循循有序階級甚嚴至於時文華藻之末則未嘗及於言議也嘗謂學者曰理氣混融元不相離權陽村近以為兩邊出退溪李先生混以謂互發皆見有未透而失之二歧也栗谷先生曰發之者氣也所以發者理也理者太極也氣者陰陽也今日太極與陰陽互動則不成說話矣太極陰陽不能互動則謂理

氣為互發者豈不謬哉此言雖聖人復起而不能易者也又嘗論大學物格知至曰朱子所謂物理之極處無不到者謂物之理詣其極而無復可格者世皆以謂吾之知到極處若是則是知至也非物格也以物理言之則謂之物格以吾心言之則謂之知至雖是一事言各有當不可不明辨也鄭愚伏經世又謂無不到者謂物理來到吾心也譬如請客而客來云爾此大失朱子之意矣蓋人窮物之理而理之在物者既詣其極則知之在我者亦隨所詣而無不盡矣程子所謂纔明彼即曉此者正謂是也物理本具吾

心豈有來到吾心之理乎又嘗論中庸戒懼謹獨曰  
戒懼是無動靜說謹獨是單就動處說蓋集註於戒  
懼曰常存敬畏云者是無動靜未嘗不戒懼也雖不  
見聞亦不敢忽云者是雖未有見聞之時而亦不敢  
忘其戒懼也於謹獨曰既常戒懼云者申言上文所  
謂戒懼者是無動靜也於此尤加謹焉云者始就動  
之端尤致其謹也其答胡季隨以戒懼屬靜以謹獨  
屬動者乃朱子初年所見也至於論人心道心則點  
羅氏性情之說論心性情意則辨胡氏二歧之惑一  
以朱子之訓為主此皆百世以俟而不惑者也又嘗

曰司馬公所謂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吾  
嘗持守此戒而不敢失也又論東方道學之統以鄭  
圃隱夢周倡絕學於麗季金寒暄宏弼繼墜緒於我  
朝而微言未著至道未暢靜庵趙先生光祖以誠明  
之學任君民之責立朝施設蔚有可觀其遺風餘韻  
足以聳動百世矣自是厥後間有一二儒賢挺生名  
世而未見有卓然傳道者退溪先生承羣賢斬伐之  
餘能以興起斯文為己任沉潛經傳講明義理守一  
己之謙德牖後學於來世其功可謂大矣至如明白  
純粹洞徹無滓真知實踐得聖人之宗旨考之言行

而無瑕尤措之事業而合時宜出處以正進退以義  
任繼開之不責壽道脉於無窮者惟吾栗谷先生一  
人而已其所以論道學之淵源辨先哲之本末而審  
於取舍者如此云先生平生不事著述每讀書輒記  
所疑有經書辨疑八卷近思錄釋疑一卷疑禮問解  
八卷書疏雜錄若干卷藏于家又有刪定申義慶所  
編家禮集覽三卷喪禮備要一卷備要則刊行已久  
雖遐方委巷無不遵用焉然此書刪定未盡徑先流  
布先生蓋未善也仍復修改先生歿後又爲追刊故  
有前後本焉蓋先生平生用力最多於禮學也先生

娶昌寧曹氏追封貞夫人判敦寧府事昌陽君光遠  
之孫僉知中樞府事大乾之女貞淑柔嘉甚有婦德  
年三十六卒始葬連山縣居正里壬申改葬于鎮岑  
辛巳又遷祔于牛首里子三人長彥卽壬辰被害者  
次集吏曹判書承訓傳業爲一時儒宗焉次槃吏曹  
叅判女三人壻監察徐景霽牧使韓德及一人天側  
室子六人曰榮生負曰槃曰杲曰槩曰棊進士  
女二人壻李栢李名鎮判書側室子二人曰益炯曰  
益煉生負女二人壻生負金泰立鄭廣源叅判子六  
人曰益烈郡守曰益熙副提學曰益蕪早魁司馬死

節於虜變 贈持平曰益勲主簿曰益煦正字早夭  
曰益炆進士女五人壻府使李浚判書李厚源修撰  
張次周生負李海寬沈若濟徐景霽二女壻縣監慎  
暉成璫韓德及三子郡守壽遠宣傳官智遠志遠三  
女壻李汝洪金敏成李時挺榮三子曰益焜曰益炆  
曰益煜燦二子曰益燧曰益烜杲一子曰益炆女二  
人壻宋有鎮李倣槩一子曰益燧女三人槩一子曰  
益焜女一人壻柳宰棐五女幼內外曾玄孫搃二百  
餘人嗚呼先生道德學術之懿非後生末學所可窺  
測而時烈最是晚進尤不敢有所容議然間嘗惟念

竊求其始終而追記平日言之梗槩蓋大憲公以  
通才邃學大振厥聲先生幼承緒業已得文獻之傳  
而栗谷先生以卓絕之姿應奎躔之瑞不由師傳默  
契道妙任斯文之重而倡聖學於世則實我東晦翁  
之嫡傳也先生既承其學得聞大道之要則遂一意  
擔當銖累寸積自少至老祁寒暑雨造次顛沛未嘗  
有斯吏之間以至於明誠純一觸處洞然明以察其  
微則太極陰陽萬事萬物之理貫於一而無餘剛以  
任其重則古今聖賢至德懿行之美備於已而不遺  
用力之確也雖事物糾紛而不能奪自守之篤也雖

死生交變而不能移威儀容止之則猶謹於衰暮者  
艾之境戒懼省察之功益嚴於幽暗隱微之中工夫  
日新上達不已至其晚年道尊德盛則渾全完厚崇  
深廣博不可涯涘冲和之氣達於面背豈弟之意溢  
於言笑神定而貌莊色溫而言厲動靜語默徐泰詳  
緩自然之中成法分明燕居油油樂易多恕及其酬  
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截然有不可犯者此則淺陋愚  
昧之可知而可見者也嗚呼先生學已至於高明而  
勉勉乎如未及見德已臻於純茂而謙謙然如未有  
得年已踰於八袞而玩索之功日加一日悠然不知

老之將至觀於外則可謂安且成矣而測其內則蓋  
有人不及知而獨覺其進者存焉宜其學成而行尊  
道純而德備蔚然為一世之儒宗矣中庸曰有不學  
學之弗能弗措也有不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不思  
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不行  
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  
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歷選古今能如  
此用力以至於成如先生者蓋無幾焉此殆天相斯  
文薦生先生以為為學之標準使資敏者不敢躡易  
以驚於虛遠而質魯者不肯自畫勇猛奮發知恥力

行必蘄于有成則先生之功豈少哉而孔子曰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勉焉日有孳孳而後已不知年數之不足程子曰少而好學固可愛老而好學尤可愛使後世之年力衰遲懼於難成而懈於用力者聞先生之風亦必有所感發而興起者矣蓋天既生粟谷於前以高明超絕之資抽關啓鍵洞開道學之源委以日星乎乾坤又生先生於後以篤實踐履之學真誠積久卒究聖賢之成法以模範乎來裔天之所以生我兩先生以啓我東方道學之統者夫豈偶然哉易曰智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抑兩先生之氣象造

詣各有相近者而其於朱子所論二程夫子如文王治岐周公制禮之不同亦或庶幾焉爾後之知德者或有考焉則亦庶乎知斯言之不誣也

崇禎紀元後庚寅四月日門人通訓大夫行司憲府執義宋時烈謹狀

沙溪先生遺稿卷之十二

附錄中

沙溪先生遺稿卷之十三

附錄下

謚狀

先生諱長生字希元姓金氏學者稱為沙溪先生其先蓋出新羅羅之季有王子興光知宗國將亂出遁于光為氓庶子孫仍籍焉至麗朝八世相繼為平章事故名其洞曰平章入我朝世有顯人有諱問藝文館檢閱其配曰陽川許氏以節行旌閭事載三綱行實再世而至左議政諱國光策敵愾佐理兩勲封光山府院君生諱克忬司諫院大司諫與獻納金駟孫等力爭 懷簡追崇非禮時議躓之卒 贈禮曹

參判光原君卽先生高祖也曾祖諱宗胤珍山郡守  
贈兵曹參議祖諱鎬知禮縣監 贈議政府左贊成  
考諱繼輝世稱黃岡先生聰明才學冠一時歷事  
明宣兩朝栗谷李文成公每論公輔才必舉公爲首  
官終司憲府大司憲 贈吏曹判書妣平山申氏參  
贊夷簡公瑛之女麗朝太師壯節公崇謙之後也以  
嘉靖戊申七月八日生先生于漢陽之貞陵洞第自  
幼性行醇篤不妄言笑不戲狎識者知其爲德器也  
年十一申夫人捐背贊成公撫養之常寘膝下不許  
就傅稍長能自奮發從事聖賢之學其於世俗趨好

一切不屑也初從宋龜峯翼弼受四子近思錄諸書  
精思力行銖累寸進黃岡公喜曰吾兒已能如此吾  
無憂矣旣又師事李文成公備聞道學之要自任甚  
重文成期許特深黃岡公按關西關西素稱繁華遊  
客日以聲色爲娛先生每以省覲至外若不爲崖異  
而操履甚嚴未嘗一近媒謔人以爲難萬曆戊寅  
朝廷選學行士以沉潛聖經薦信古訓薦授 昌陵  
參奉辛巳黃岡公朝 京師先生將隨行吏曹以祠  
官不可久曠換授敦寧府參奉是行也往返數千萬  
里所以扶侍奉養誠孝懇至如飯匙多少亦皆從傍



默數以驗安否之候壬午以才行卓異有陞叙之  
命亡何遭黃岡公憂廬墓盡制服闋拜 順陵叅奉  
病適既而用前 命陞平市署奉事尋去職累拜活  
人司圃二署別提司饗院奉事皆以病辭戊子拜童  
蒙教官教養有法多所成就庚寅例陞通禮院引儀  
辛卯出監定山縣誠信寬惠得吏民心明年壬辰倭  
寇至先生策應軍務振卹窮困公私兼濟方伯以恂  
悞無華爲政不煩褻 聞秩滿歸連山庄舍俄拜戶  
曹正郎隨天兵調餉于湖南竣事復 命尋以事罷  
僑居海西黃鳳之間時寇亂未息士皆廢業先生日

與門人子弟講誦不輟樂而忘憂屢授丹陽郡守軍  
資監僉正戶曹正郎楊根郡守翊衛司翊衛俱不拜  
又除軍資僉正安城郡守僉勉就職時畿輔新去亂  
疲氓未蘇先生盡心撫摩不數年民復其舊辛丑  
朝廷設局校正周易口訣先生特被 召入拜宗親  
府典簿有病不果供職及鄭仁弘用事先生不樂在  
京遂歸連鄉癸卯除益山郡守居三歲免歸光海初  
復拜翊衛不就尋授淮陽府使議者謂地當北關要  
路宜用武人換授鐵原府癸丑朴應犀誣告獄起先  
生之庶弟二人見逮考死奸黨從吏追戮屍論以大

逆先生闔門當緣坐親舊憂怖或謀所以紓禍者先生夷然曰禍福命也難容人力會大臣臺官言緣坐非律事得已初光海親問應犀曰金某亦與知否應犀對曰金某賢者某等有謀猶恐其間知也及鄭汝誣服問對亦如前以故先生獲免自是屏居田廬不通外人唯潛玩經籍以自適天啓癸亥 仁祖大王反正 下教曰自予初潛熟聞金某名即以司憲府掌令 召先生上疏辭以老病貽書諸元勳極言輔導君德安民緩刑收人才恢公道之術仍戒諸公亦宜清慎自礪毋踵靖國三將之失諸公得書歎服遂

以聞于 上 上亟稱善及辭疏入 下旨溫諭俾以駕轎上來復 下教促之先生承 命感激力疾赴 朝又上章乞免不許時 上將親享于 私廟禮官儒臣皆謂 主上以親孫繼祖於本生無兩考之嫌祝辭宜稱考稱子先生以為此實古今變禮身居言地不可不陳所懷乃上疏言帝王之禮莫嚴於繼統雖兄繼弟叔繼姪皆有父子之道春秋傳論閔僖猶父子漢宣帝繼昭帝而尊史皇孫為皇考先儒譏之 殿下既承 宣祖之後不當復考私親宜倣程子說稱叔姪為是他日入侍 上慰諭甚備仍曰

日者疏辭甚好而朝議已定故不能從深用未安先生拜謝仍出懷中奏劄以進略曰帝王爲治之要莫先於學問學問之道無他須將聖賢之言講求義理之當體之於身驗之於心使本原虛明澹若止水及其幾動之際精察公私義利之分克私猶恐不猛擴善猶恐不廣則日用云爲之間自然天理流行人欲淨盡此堯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子思所謂戒懼謹獨孟子所謂收放心擴四端者也千古聖賢相傳旨訣不越乎此况人君一念之間國家之治亂興衰係焉可不懼哉 上嘉納之尋適爲司

宰監僉正六月因 筵臣建請特設成均司業以處先生使訓迪多士且 命輔養 元子先生懇辭不獲其時師傅諸公皆極一時之選而先生以宿儒耆德尤爲 元子所敬重文義之外隨事規勸補益弘多先生每進見輒引疾乞退 上強留之且曰師儒之任必得長者然後多士可以觀感故以此相煩耳八月復申前請 上再三勉留先生乞骸益懇 上教曰好往還勿爲久留 陛辭日特 宣醞慰遣之先生既還鄉上疏謝 恩兼陳沿路民瘼 上優納之仍 下諭促還先生又上疏辭且進戒曰臣聞張

子曰以己心爲嚴師司馬公曰吾平生所爲未有不  
可對人言者願 聖上一政事一號令之間皆稟於  
天君乙丙幽獨之地如承大祭則 聖學所就其可  
量乎甲子正月李适反 上幸公州先生迎謁道左  
賊平 回鑾 上教曰從此入京教導元子可乎先  
生不敢辭歷尚衣院正拜司憲府執義三辭不許仍  
請暇還鄉上萬言疏陳立大本恢舊業尊洪範講小  
學盡聖孝敬祀典親九族體羣臣親聽政革民弊罷  
大同修軍政嚴禁衛等十三事 上答曰觀此條陳  
實是修身救弊之策敢不服膺而力行哉秋特陞通

政大夫工曹叅議先生上疏辭且言憲府禁治內奴  
政院封還 傳旨皆奉法守職不宜推諉時適有是  
事故疏中及之 上優答焉十月赴 召謝 恩筵  
臣言金某既來宜令出入 經幄且使侍講 元子  
上從之乃改稱講學官乙丑春冊立 王世子 命  
陞嘉善階蓋錄輔導之勤也拜同知中樞府事尋又  
乞暇歸鄉臨行拜疏請奮發大志益進 聖學絕偏  
係戒優游兼陳用人接下納諫敬賢博訪精擇之道  
言甚懇切 上嘉獎仍曰予心缺然勿思永退拜墓  
訖趨即上來先生既歸屢疏乞解職終 不允明年

春 上遭 仁獻王后喪先生赴闕進 慰留旬日  
請告徑歸政院 啓請留之 命下而先生已歸矣  
上疏辭謝且以勉抑至情俯就中制陳戒焉先是寧  
越郡守朴知誠上疏論大禮其說與先生相反先生  
作書與 朝中知舊痛辨之元勳有主朴氏說者劄  
中謬稱先生亦改舊見先生又上章自辨丁卯春邊  
遽至 上幸江都 世子分朝南下有 旨以先生  
爲兩湖號召使先生承 命出境召募兵糧湊給  
行在身詣分朝上謁蓋將以爲控制三南維繫人心  
之計一夕有訛言賊已渡臨津分朝諸宰蒼黃欲奉

東宮移駐嶺南先生力言其非計又請 對備陳利  
害 世子然之俄而訛言亦自定三月赴江都起居  
上引見慰獎時和事已成賊且退矣先生乞解職歸  
鄉 上曰賊兵尚在境上不妨仍帶脫又有急須終  
始盡心先生仍 啓曰今日講和固出於不得已然  
斥和之議不可不優獎 上曰卿言固是既歸區處  
兵糧解官閑居崇禎戊辰拜刑曹叅判再辭不赴已  
巳夏 上謂筵臣曰金某以宿德之人不肯來京來  
亦卽歸此予誠薄禮簡之致何以則可致都下而使  
久留耶右相李公廷龜曰金某生長輦轂下初非遜

世之人自 上盡其誠禮則年雖高必來矣 上卽  
下溫旨又 命安車卽路先生上疏固辭 上賜手  
批曰卿以國之大老德行超倫今若來在京中非但  
爲士夫矜式必有啓沃之益予方側席以待卿勿更  
辭 召命稠疊 辭旨益懇先生自念年迫桑榆精  
力已耗不可貪戀 恩眷僕僕道路爲也連章乞骸  
益力庚午以優老典例陞嘉義階辛未夏始病風濕  
然起居興寢無異平素日與門人講論不怠至八月  
疾革以初三日酉時易篋于正寢享年八十有四遠  
近相吊以爲斯文喪矣訃聞 上震悼遣官致祭賻

有加 王世子亦輟講行素遣官官致祭 上又命  
本道護喪營墓門人持服者數十百人比葬來會者  
幾千人是歲十月十九日葬于鎮岑縣城北里丙子  
用議者特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辛巳正月以宅  
兆不利移窆于連山縣高井山牛首里先祖妣許氏  
兆後良向之原士子等建書院於先生所居之旁俎  
豆之杖屨所暨亦多立祠以享焉先生天賦敦厚和  
粹莊重篤確已自近道蚤承庭訓又得大賢爲依歸  
慨然以古人自期真誠純篤有足以貫金石而通神  
明者其爲學一以程朱爲準則主敬以立其本窮理

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三者為終身事業俛焉孳孳不知老之將至每日晨起拜謁家廟退就書室對案危坐日有新功常默誦小學心經庸學等書循環熟復夜以繼晝雖造次顛沛之頃未嘗或間也遇有疑晦處精究力索至忘寢食必通貫而後已初間自以為質魯難成及其用力之久則看書析理的破水釋無復窒礙專於朴實頭用功不驚高遠不蕪小成尤致謹於不覩不聞之地潛心對越整肅自持雖大衰之年疾病之中未嘗設惰慢之容其動靜言為表裏幽顯純如也常曰毋自欺三字是吾平生所自勉

者充養既深德性渾全粹面盎背望之崇深欲偉不可涯涘而卽之和氣薰然如坐春風中觀其外則可謂安且成矣而先生方且謙謙如未之見日新又新不容少懈平居油油若無可否及其論事是非辨別淑慝嚴毅直截有雖責育不能奪者四方之士無問識與不識皆仰之如山斗孝友之性實出於天贊成夫人之喪先生適方在外忽覺悲情內集涕淚不禁未數日計至壬辰之難長子隳在他所遇賊被害先生輒覺終日悲楚人謂至誠先知之驗事諸父如事其親愛同氣老而彌篤痛二庶弟死非命哀慘之情

不覺其自發於言貌寢寐之間傍人爲之感動居官  
不擇大小盡心奉職晚際 聖明禮遇隆重每以年  
齡已暮 國恩未報爲恨其章奏所論必以端本清  
源革弊祛瘼明天理行王道正風化振紀綱爲先務  
本末備具可舉而行也師友之間恩義兼至宋龜峯  
闔門遘禍窮無所歸先生舍養之唯謹 仁祖改紀  
率同門諸人上疏訟寃松江鄭相公旣沒而黨禍益  
深生平知舊亦或雷同和附獨先生辨白其心跡不  
爲利害計及癸亥登對力陳其誣蠹之狀栗谷之喪  
先生方在憂服中爲制師服遠赴臨之忌日齋素終

身不廢視其子如子於龜峯亦然也其接引後進則  
雖幼賤者必開心見誠隨其才品循循教導使人自  
然有感發興起者其授書次第必以小學家禮爲先  
次之以心經近思以培其本根啓其路逕然後及於  
四子五經階級甚嚴時文華藻之習未嘗及於言議  
也嘗論東方道學之統以爲鄭文忠倡絕學於麗季  
金文敬繼墜緒於我 朝而微言未著至道未暢至  
趙文正以誠正之學任君民之責其遺風餘韻足以  
聳動百世李文純當羣賢斬伐之餘以興起斯文爲  
己任承前啓後壽道脉於無窮其功大矣而明粹洞



澈真知實踐得聖門宗旨者無如栗谷李文成云其於近代儒賢所論理氣先後四端七情物格知至人心道心等說同異得失一皆以文成之說折衷之而辨析精微多所自得先生於禮學用功尤深考證精博一時質問者皆歸焉蓋先生既得李文成嫡傳其淵源之遠門路之正困知勉行之功繼往開來之業後之學者可攷而徵之也先生不事著述每讀書輒記所疑有經書辨疑近思錄釋疑書疏雜錄若干卷藏于家刪定申義慶所編喪禮備要一冊與門人知舊難疑答問有疑禮問解四冊皆梓行于世先生娶

昌寧曹氏追封貞夫人判敦寧府事昌陽君光遠之孫僉知中樞府事大乾之女賢有婦道年三十六卒祔葬于先生墓育三男三女男長隲卽壬辰被害者次集判中樞府事承訓傳業亦爲一世儒宗學者稱爲慎獨齋先生次槃吏曹叅判女長適監察徐景霽次適清寧君韓德及一女天側室子六人曰榮生負槃杲槩槩進士女二人適李栖李名鎮判樞側室二子曰益炯益煉生負二女婿生負金泰立鄭廣源叅判六子曰益烈郡守益熙吏曹判書益兼早魁司馬死節於江都 贈持平益勳府使益煦正字早天

益昊進士五女壻府使李淀判書李厚源修撰張次  
周叅奉李海寬沈若濟徐景霽二女壻縣監慎暻成  
壽韓德及三子正郎壽遠宣傳官智遠志遠三女壻  
李汝洪金敏成李時挺益熙三子萬均正言萬增萬  
堧益兼二子萬基正字萬重進士益勳三子益煦一  
子益昊二子內外曾玄孫摠二百餘人先生之葬清  
陰金文正公誌其窆谿谷張相公銘其碑大學士鄭  
公弘溟記表陰侍郎宋公時烈述行狀其所以闡揚  
道德之懿者蓋無餘蘊而同門諸士友又令浚吉取  
其大者以請易名之典浚吉於先生爲表姪自幼供

灑掃之役於門屏其獎礪教育之恩有如天地父母  
義不可以不逮辭敢別爲撰次如右以備太史氏採  
擇云

崇禎紀元後丁酉五月日門人通政大夫前 世子  
侍講院贊善宋浚吉謹狀

神道碑銘

金氏望光山者本出新羅氏羅之季有王子興光知  
國將亂出遁于光子孫因籍焉當高麗時金氏八世  
相繼爲平章事故名其居曰平章洞入我 朝世有  
顯人有諱國光官左議政策勲封府院君生諱克忸

大司諫先生之高祖也曾祖諱宗胤珍山郡守 贈  
兵曹叅議祖諱鎬知禮縣監 贈左贊成考諱繼輝  
博學有大才人以公輔期之官終大司憲 贈吏曹  
判書配平山申氏右叅贊瑛之女以嘉靖戊申生先  
生幼而莊重不妄語不戲狎初從龜峯宋翼弼受四  
子近思錄諸書心悅而服習焉大憲公喜曰吾兒已  
知爲學吾無憂矣及長師栗谷李文成公備聞道義  
之要栗谷甚重之大憲公按關西素稱繁華游  
客日以聲色宴樂爲事先生每以省覲至隨衆周旋  
外若不爲崖異而操履貞固未嘗一近媒詭人以爲

難萬曆戊寅 朝廷選學行士有以沉潛聖經篤信  
古訓薦先生者除 昌陵叅奉久之大憲公如 京  
師先生將隨行吏曹以祠官不可曠職換授敦寧府  
叅奉是行也往返數千萬里所以扶侍服勤誠孝懇  
至又以才行卓異被選有陞叙之 命無何遭大憲  
公憂廬墓盡制拜 順陵叅奉以病去俄陞平市署  
奉事用前 命也尋去職累授活人司圃二署別提  
司饗院奉事皆以病辭拜童蒙教官例陞通禮院引  
儀出監定山縣明年壬辰倭寇至 大駕西狩戎事  
旁午民不堪命先生接應撫摩各得其宜以故事舉

而民安之方伯褒 聞稱以恂幅無偽爲政不煩秩  
滿解歸拜戶曹正郎 天兵南征調度糧餉于湖南  
事竣還 朝尋以事罷寓居于海西時新經大亂士  
不遑學業先生日與門生子弟講誦不輟屢除丹陽  
郡守軍資監僉正戶曹正郎楊根郡守翊衛司翊衛  
皆不拜未幾又授軍資僉正僦勉出謝拜安城郡守  
朝廷設局校正周易口訣先生被 召入拜宗親府  
典簿有病不果供職及鄭仁弘用事時事大變先生  
不樂在京遂歸連山田舍起拜益山郡守居三歲罷  
歸光海初除翊衛不就尋拜淮陽府使議者謂地當

北關要路宜用武人換授鐵原府癸丑獄起先生有  
庶弟某某被告考掠死尋戮屍論以大逆先生闔門  
當緣坐親戚憂怖或謀所以紓禍者先生迥然曰禍  
福命也非人力所能倖免會有法官言據律不宜緣  
坐大臣議亦同事遂已初光海親鞫囚問上變人曰  
金某亦與知否其人對曰金某賢者某等有謀猶恐  
其聞知也及鄭浹誣服光海問如前浹所對亦然以  
故先生獲免旣而還鄉屏居杜門不通外人唯潛玩  
經訓以自適今 上初踐阼 下教曰金長生予在  
潜邸熟聞其名卽授司憲府掌令先生上疏辭以老

病因貽書諸元勲極言輔導 君德安民緩刑收人  
才恢公道之術因戒諸公亦宜清慎自厲毋踵靖國  
三將之誤諸元勲得書歎服遂以聞于 上先生辭  
疏入 上下旨溫諭許令乘馬輦來尋又 下教促  
之先生力疾赴 朝又上章乞免 不許 上將親  
祭于 私廟廷臣議祝辭稱謂禮曹判書李公廷龜  
副提學鄭公經世與諸大臣羣議以為 上以親孫  
繼祖統與旁支為人後者不同既不考 宣廟則於  
私親無二考之嫌當稱考自稱子先生上疏言帝王  
之禮莫嚴於繼統雖兄繼弟叔繼姪皆有父子之義

春秋傳論閔僖猶父子漢宣帝繼昭帝而尊史皇孫  
為皇考先儒譏之 殿下既承 宣祖之後不當復  
考私親宜倣程子說稱叔姪為是時 朝議已定先  
生之說不得行他日先生入侍 上慰諭甚備先生  
拜謝因出懷中奏劄論帝王學問之道 上嘉納之  
尋適為司宰監僉正 廷臣建請特設成均司業以  
處先生使訓迪多士且 命輔養 元子先生懇辭  
不獲每叅講席文義之外隨事規勸 元子深敬重  
焉先生每進見輒引疾乞退 上強留之後申請不  
已 上曰好往還勿為久留陛辭日 宣醞慰遣之

元子面語丁寧願勿久留先生既還鄉上疏謝 恩  
兼陳民瘼 上又慰納之李适反 上幸公山先生  
迎 駕道左賊平 還都 上謂曰從此入京教導  
元子可乎先生不敢辭歷尚衣院正拜司憲府執義  
三辭 不許因請暇還鄉上萬言疏條陳十三事陞  
通政大夫工曹叅議時憲府因治內奴事涉 慈殿  
上下嚴旨政院封還 上又命推考政院先生因辭  
職疏陳其事言此雖小失終必至於以私滅公 上  
優答之尋赴 召謝 恩筵臣言金長生既來宜令  
出入 經幄且使侍講 元子輔益必多 上從之

乃改稱講學官冊立 王世子 命陞嘉善階拜同  
知中樞府事尋又請暇歸屢疏乞解職終 不允  
啓運別宮之喪先生詣京進 慰留旬日請告徑歸  
政院 啓請留之 命下而先生已去矣先是寧越  
郡守朴知誠上疏論大禮其說與先生相反一傳而  
爲退尊之論先生心非之作書與朝中知舊痛加辨  
斥而元勳有主朴氏說者劄中謬稱先生亦改舊見  
先生又上章自辨胡寇逼畿輔 上幸江都 世子  
分朝南下有 旨以先生爲號召使先生力疾 承  
命召募兵糧身詣分朝上謁一夕有訛言賊已過臨

津分朝諸臣倉黃欲奉 東宮移駐嶺海先生力言  
其非計又請對備陳利害 世子然之俄而訛言亦  
自定先生即自分朝馳赴江都時和議已定賊且退  
矣 上引見慰獎先生因 啓曰賊勢稍緩臣老病  
垂死乞骸骨歸又言講和固出於權宜斥和之議亦  
未可非今言者或以此被譴恐自今 國家有事人  
無肯盡言也先生還自江都解職閑居拜刑曹叅判  
再辭不赴久之 上思先生謂侍臣曰金長生張顯  
光皆是宿德不肯來京來亦即歸此由予誠薄禮簡  
之致即 下教令以馬輦來先生疏辭 上賜手批

曰卿以國之大老德行超倫今若來在京中非但爲  
士夫矜式必有啓沃之益予方側席以待卿勿更辭  
先生自念景迫桑榆精力耗盡連章乞骸益力會有  
優老之典例陞嘉義階辛未八月三日以疾卒享年  
八十有四訃 聞 上震悼遣官致祭賻有加 世  
子輟講進素膳謂講官曰昔余蒙學扞格金公教誨  
之恩何可忘也亦遣宮官致祭 上又命本道給役  
夫以營墓門徒持服者數十百人比葬遠近來會者  
幾千人是歲十月十九日葬于鎮岑縣西新卜之原  
先生諱長生字希元學者稱沙溪先生天資敦厚和

粹自然近道而向學甚早又得親炙於大賢其立志也專而確用力也密而篤玩索踐履交致其功自弱冠至耄耋之年無少懈焉故德器渾成粹面盎背四方之士無問識不識其論成德君子必以先生爲稱首焉幼喪先妣王父贊成公取而育之及贊成夫人之沒先生方在海西忽覺悲情內集涕流不禁居數日計至壬辰之難長子隲在他所遇賊見害先生輒覺終日悲楚人以爲至誠先知之驗尤篤於師友恩義宋龜峯講酷禍脫身避仇無所歸先生舍養之唯謹松江鄭相公旣得罪黨禍益深生平知舊亦或雷

同詆排以傳時議獨先生辨白其心跡雖訾謗四至不顧也先生之學本出於栗谷推而上之以根極於考亭其於近代儒先所論理氣前後四端七情等說同異得失一皆以栗谷之說折衷之而辨析精微多所自得先生於禮學用功最深攷證精博人有變禮疑文必就正焉及論 國家典禮獨排衆說以至上弗 主意下與諸公抵牾雖以維之愚亦嘗屢獻其所疑而先生確守初見終不少改云平生不事著述每讀書所得輒有劄錄有經書辨疑八卷近思錄釋疑一卷疑禮問解八卷書疏雜錄若干篇添註家禮



集覽三卷藏于家喪禮備要一卷行于世夫人昌寧  
曹氏僉樞大乾之女賢有婦道先先生四十五年而  
卒得年三十有六初葬于連山縣先塋之兆及先生  
之葬而遷柩焉生三男三女長隲卽壬辰遇害者次  
集司憲府持平次槃弘文館典翰女長適監察徐景  
霽次天次適郡守韓德及側室有六男子曰榮生負  
曰槃天曰杲曰槩曰槩曰槩女子二人持平有側室  
子曰益炯曰益煉女子二人典翰有六男曰益烈別  
坐曰益熙藝文館檢閱曰益兼學生餘幼女子四人  
徐景霽有二女韓德及有三男四女其餘內外孫曾

不盡記銘曰弘毅致遠木訥近仁聖訓炳然 四科  
之列曾魯不與卒得孔傳 於惟先生質重氣醇確  
乎靜專 早師真偽潛心服膺矩方規圓 世之學  
者憑虛騖遠華色外宣 先生異是寸積銖累知所  
後先 黃中通理美暢四支渾然德全 晚際 聖  
明禮隆秩躋都俞履旃 國有大老既壽且康渥顏  
華顛 士林瞻仰若山有岱魁衡在天 日昃之離  
梁木忽摧哀榮備焉 宰如者丘刻銘豐碑用眎萬  
年

崇禎七年八月日門人奮忠贊謨立紀靖 社功臣

正憲大夫新豐君張維謨

丙子用議者特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辛巳以  
鎮岑宅兆不利移厝于連山縣牛首里高井山坤  
坐之原夫人祔于左卽先祖妣許氏之兆後也西  
距判書公墓僅一里許至 孝廟時丁酉累 贈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謚文元公

墓誌銘

崇禎辛未八月甲辰沙溪金先生卒于連山之居第  
訃聞 上命有司舉常典 王世子輟講遣宮寮致  
祭有官者相吊於朝士相吊於野皆曰師友講學之

道不可復見矣越三月己未窆于鎮岑縣西新卜負  
亥之原門人經而出者填道遠近會葬者至不可數  
已卽先生舊居之傍建祠而俎豆之學者謂之沙溪  
書院先生諱長生字希元司憲府大司憲 贈吏曹  
判書諱繼輝之嫡子也大父鎬知禮縣監 贈議政  
府左贊成曾大父宗胤珍山郡守 贈兵曹叅議其  
先有新羅王子興光出居光州子孫蕃昌連八代平  
章事自高麗至我 朝世有大官判書公歷事 明  
宣兩朝文章直道號爲名臣墓在連山簡易崔豈銘  
其碑官世行治備述焉其夫人曰平山申氏議政府

右叅贊夷簡公瑛之女嘉靖戊申七月生先生十一  
喪母鞠於大父自幼性行純篤心無外慕動止自矩  
及長師事宋龜峯翼弼又事栗谷李文成公絕意功  
令委身於學勤勵嚮進文成甚重之在諸生中期待  
特深萬曆戊寅先生年三十一 朝廷求訪學問薦  
行之士用薦授 昌陵叅奉從判書公朝 京改敦  
寧府叅奉壬午丁外憂服闋拜 順陵叅奉又舉才  
行卓異陞平市署奉事屢拜活人司圃兩署別提司  
養院奉事皆病辭拜童蒙教官轉通禮院引儀出爲  
定山縣監誠信寬惠得吏民心及壬辰之難策應軍

務賑恤窮困公私兼濟方伯具聞其狀秩滿陞戶曹  
正郎監餉湖南還坐事罷僑居海西時寇亂未息士  
皆廢業先生日與子弟諸生講論不輟已授丹陽郡  
守軍資監僉正戶曹正郎楊根郡守 世子翊衛司  
翊衛俱不拜又除軍資監僉正安城郡守僈勉就官  
撫摩凋瘵流亡復業以校正周易召拜宗親府典簿  
病辭還里已拜益山郡守三歲免歸久之擢淮陽府  
使移鐵原光海癸丑朴應屏誣告獄起先生庶弟二  
人見逮考死奸黨竟戮屍將行緣坐以及於先生闔  
門惴惴或謀所以紓禍者先生夷然謂曰死生命也

終不聽適用議者事得寢先生杜門鄉廬不交外人  
惟靜坐佔畢竟晷今 上反正首除司憲府掌令  
下教曰予熟聞金某名常願一見其亟召來先生上  
疏自陳老病乞解再 下溫諭徵以安車不得已力  
疾赴 命未至 御札促召先生入京又辭 不許  
先生先以書遺靖 社諸勲臣勉以謹終始善輔導  
革宿弊慎刑辟恢公道戒私昵崇廉恥躬儉約遂以  
徹宸覽 上愈益嚮之無何 親享私廟禮官儒臣  
皆謂 主上以親孫繼祖於本生無兩考之嫌祝辭  
宜稱子大臣亦以為然先生獨曰禮為人後者為之

子帝王之禮莫嚴於繼統雖兄繼弟叔繼姪皆有父  
子之道今 主上入繼大統承 宣祖之後當依程  
子說稱叔姪上疏言之後入侍 上虚心傾竚先生  
槩申疏意且自以重聽難於前對先具一劄取懷中  
以進陳帝王學問之道聖賢治心之法有云克私猶  
恐不猛擴善猶恐不廣 上稱善因曰前見疏辭甚  
好既已議定不得從之是時 上尚未偏入曲說故  
其優禮如此適為司宰監僉正已拜成均司業前所  
未寘初設以待先生先生以事出非常力辭 不許  
仍命輔養 元子先生又辭不獲進講之際隨事規

箴 元子深致敬焉無何以老告歸屢請始 許往  
還及抵家條上民瘼 下諭促還先生不赴復上疏  
進誠心謹獨之說甲子李适叛 上幸公州先生道  
謁賊平有 教隨 駕還京授尚衣院正擢司憲府  
執義未久復歸連山上萬言書立大本盡聖孝親九  
族體羣臣等十三條 上褒納無何特授工曹叅議  
先生上疏辭 恩且言憲府禁治內奴政院封還  
傳旨皆奉法守職不宜摧譴借曰奉承 慈教實由  
私意未祛害政滋多 上優答 命召先生入謝筵  
臣有建請許赴 經筵進講 元子勿以官階為拘

皆可之明年冊立 世子進拜同知中樞府事尋乞  
暇上塚臨行上疏請奮發大志益進聖學絕偏係戒  
優游兼陳用人接下納諫敬賢博訪精擇之道言益  
懇切明年 上遭 啓運宮喪先生上京進慰卽歸  
政院請留報未下而先生已行矣初服制未定廷議  
紛紜 上定為齊衰杖期先生上言于古禮無據報  
聞先是朴知識上疏宜倣母后儀羣臣從服又倡為  
禰廟之論其徒受指相繼投匭專主追崇與李貴崔  
鳴吉合雜引枝辭以動 上意先生以為此古今變  
禮一有差誤貽譏後世乃叅互經傳反覆論辨或疏

或書累千百言大抵以承繼大統爲重崇奉私親爲非由是 上寢不悅異論者亦多詆訾而先生終無少變丁卯西虜深入 上移蹕江都以先生爲號召使先生聞 命扶病出境糾合同志招兵聚糧湊給行在身隨 東宮往全州訛言賊漸逼遽議移避人心大震先生力主輕動非計入見 世子言之乃定無何詣江都起居 上引見勞問先生請解職歸鄉上慰勉許歸不聽辭先生仍陳斥和者被 譴恐後無言者明年拜刑曹叅判辭不就會 上御經筵曰金長主張顯光皆宿德之人不肯久留何以則可致

大臣有請加殊禮卽 下召旨安車卽路先生上疏固辭 御批丁寧褒予備至先生終不起於是先生年八十三以大耄優 恩進階嘉義大夫至明年秋易簣先生素強無疾病前數月偶患風濕少損猶不廢講學臨終神氣不亂翛然而逝先生天資謙恭仁厚自然近道蚤得師門直尋正路不驚虛遠不斲小成進學工程一以程朱爲法非聖賢之書不見蚤夜孜孜殆忘寢食一切世味紛華泊然無所好堅持力行篤信自守晚年造詣益深考其日用言爲就而驗之心身之間純如也尤邃於禮學先儒箋註醇疵異

同無不攷證會通變禮難處必附經義折衷一時叩  
質者皆歸焉教人為學先立本體隨其才品多所成  
就兩湖學子循循謹飭者見之人知其為先生門下  
常謂吾東方理學倡於鄭圃隱我朝金寒暄繼其  
墜緒而猶未暢至趙文正李文純其功大矣而明白  
純粹洞徹無滓真知實踐得其宗旨無如栗谷文成  
公云一家之內孝友敦睦未嘗有不可法者栗谷之  
喪制服以居忌日齋素視其子如子於龜峯亦然為  
鄭松江澈力辨誣蟻不為一身利害計對人溫溫不  
見圭角至於論事是非分別淑慝嚴辭正色確然不

可動居官不求聲譽去後民自不忘所著經書辨疑  
八卷疑禮問解八卷近思錄釋疑一卷書疏雜錄若  
干卷藏于家如家禮集覽喪禮備要等書亦先生所  
證定而行世者也夫人昌寧曹氏僉知中樞府事大  
乾之女判敦寧府事 贈領議政光遠之孫甚有婦  
德年三十六萬曆丙戌卒葬舅姑兆次玄軒申公欽  
為壙銘崇禎壬申遷柩先生墓生三男三女長隱早  
歿次集都事飭躬砥行嗣守庭訓次槃典翰女適監  
察徐景霽次天次郡守韓德及側室有男六女二人  
曰榮生負藥杲槃梨女適李栖李名鎮都事無子

側出益炯益煉生負女適生負金泰立鄭廣源典翰  
六男五女曰益烈監役益熙檢閱益兼餘幼女適郡  
守李高次郡守李厚源進士張次周李海寬餘幼適  
慎暉成壽者徐出也進士壽遠智遠志遠適李汝洪  
金敏成李時挺者韓出也榮四男一女榮二男杲一  
男二女內外曾孫若干人銘曰猗歟先生學傳栗翁  
秉資醇深勤以有切 雅言執禮確乎始終 欽于  
士林振我儂風 岑城之野畢如幽宮 我銘不媿  
惟郭林宗

崇禎八年九月日資憲大夫禮曹判書兼同知春秋

館成均館事弘文館提學 世子右副賓客金尚憲  
撰

### 墓表陰記

沙溪金先生諱長生字希元光山人其先有新羅王  
子因亂避地子孫仍籍焉高麗時連八代爲平章事  
入 國朝有諱國光官至左議政封府院君寔先生  
五代祖也曾祖諱宗胤郡守 贈叅議祖諱鎬縣監  
贈左贊成考諱繼輝以博學通材負公輔重望官止  
大司憲以終配平山申氏右叅贊瑛之女嘉靖戊申  
生先生蚤志于學動循規矩 宣廟初崇獎儒學被



薦入仕 恩例陞遷出監定山縣既又累典安城益  
山淮陽鐵原等邑爲治誠信有餘而節目甚簡在官  
雖無赫赫聲譽去後士民輒追思之光海癸丑先生  
兩庶弟枉被酷禍先生僅免連累退處鄉里杜門謝  
客惟日溫習舊業以自適 當宁初以臺官承 召  
入京 命朔設成均司業訓迪多士且 命輔導  
元子盡誠納誨 恩遇異常是時 上親祭私廟朝  
議以祝號當稱考稱子先生乃上章累千言大意以  
爲帝王以宗統爲重今 上既承 宣祖之統以春  
秋之義推之 宣祖當爲禰廟不當又於私親有常

稱也以此一種羣議譁然非之未幾告老還鄉若將  
終身甲子賊适舉兵逼 闕 上幸公州先生迎謁  
道左賊平 回鑾 上命先生隨行由執義特授工  
曹叅議及冊立 王世子 命陞嘉善子卯胡變奔  
問江都 行在俄拜刑曹叅判辭不就會有優老典  
以先生大耋進嘉義階辛未八月初三日考終于家  
享年八十有四葬鎮岑新卜地遠近會葬者千餘人  
咸相吊曰斯文喪矣越四年門徒李恒吉等卽先生  
杖屨之所立廟以祀丙子用 筵臣議追 贈吏曹  
判書既以鎮岑宅兆不利辛巳改厝于連山牛首里

沙溪先生遺稿附錄一  
負坤之原從遠祖兆域也八人昌寧曹氏僉知大乾  
之女先先生卒得年三十六始葬舅姑兆次及先生  
之葬而遷祔焉三男長隲早歿次集承旨承訓業家  
先生常加愛重次槃參判女長適監察徐景霽次適  
郡守韓德及側室有六男長榮生貞槃杲槩槩棊女  
二人承旨側出男曰益炯益煉生貞二女皆嫁爲士  
人妻參判六男長益烈縣監次益熙舍人次益蕪蚤  
魁司馬丁丑兵亂入江都節死次益勳益煦益炅女  
適郡守李瀉次留守李厚源次察訪張次周幼學李  
海寬沈若濟徐景霽二女慎暎成壽韓德及三子壽

遠縣監次智遠志遠女三人榮四子二女男長益焜  
槃二子益燧益烜杲一子二女槩一子三女槩一女  
槩一子二女皆幼弘溟出入先生門下殆三十年其  
所親多見知者非不熟矣若先生道德言行諸公碑  
誌詳矣茲不復贅略叙世系履歷刻于石陰如右云  
崇禎十七年門人通政大夫成均館大司成知製  
教鄭弘溟撰

遜巖書院碑

沙溪文元公金先生以崇禎辛未八月易箒于溪上  
既葬門人弟子無以寓其美牆江漢之思則卽溪上

舊居之左初立祠宇越三十甲戌告成得五月一亥  
妥侑如儀慎獨齋文敬公先生詩禮之間越自髫年  
文元公蓋以為有相長之益而所謂父子間知己者  
有焉自文元公時後生輩已私淑而有聞矣逮其沒  
後則遂以所事文元公者事之仍不撤臯比者殆三  
十年矣文敬公既沒配侑於祠其位在東面西諸生  
羣居講肄之規則一用文敬之措畫蓋將傳之永久  
而無弊矣夫二先生規模氣象非後學所敢測知然  
以一世之公誦者論之文元公莊重渾厚如地負海  
涵不可涯淡文敬公慈祥鎮密如精金美玉不見罅

隙故二先生成德各異而所以為學為教者一本於  
考亭故所謂立志以定本居敬以持志致知以明之  
反躬以實之此四者蓋嘗如布帛菽粟而未嘗有一  
日之少闕焉則其造道蓋無不同也後之學者於其  
異處雖不可勉思企及而於其同處探討服行沒身  
而不已焉則庶幾二先生之道不墜於地而雖以準  
之四海質諸全閩可也文元公諱長生字希元官至  
叅判文敬公諱集字士剛官至判府事其謚則皆  
孝宗大王所賜也後文敬公配享 孝宗廟庭祠前  
有講堂五架用古厦屋之制文元公嘗考訂於儀禮

及朱子大全初建於竹林香院今一尊其遺法列於  
室堂廂序坵突窟奧漏依陳戶牖具焉而名曰凝道  
古制之不可考者粲然如視掌矣兩傍有齋左曰居  
敬右曰精義蓋取朱子晦堂兩夾之義也四面牆圍  
而爲門門左右有塾所以處小子之來學者也今  
上庚子賜額曰遜巖遣官致祭故合以名之曰遜巖  
書院云爾時崇禎己酉八月日門人太匡輔國崇祿  
大夫議政府右議政兼領 經筵監春秋館事 世  
子傳宋時烈撰

沙溪先生遺稿卷十三終

附錄下

